

瓜棚豆架忆童年

○ 严巍

瓜棚，豆架，是乡村最寻常的风景。

瓜棚是竹子和稻草搭成的，里面虽然放着竹床，但夜间从来不住人。乡间民风好，加上家家都种瓜，瓜是不用看的，瓜棚多半是用来躲雨的，更多的时候是孩子玩乐的场所。

吃过午饭，孩子们坐在瓜棚的竹床上打牌、拍纸板，渴了就跑到瓜地里，用手拍拍这个瓜，拍拍那个瓜，从声音里辨别出最熟的那一个，摘下来抱到瓜棚里，大家七手八脚砸开后，拿着就啃。玩累了、吃好了，倒到竹床上就睡着了。常常是在雷声中惊醒，揉着眼睛，翻身坐起，双腿吊在床边，茫然地看着棚外翻滚的黑云以及云间张牙舞爪的闪电，直到大雨铺天盖地而来，心里才会兴奋起来。不一会儿，大雨变成细雨，渐次停了下来，孩子们光着脚丫跑出瓜棚。依旧浓烈的太阳斜斜地挂在西边，村庄上空飘过灰白色的云块，高大的树木上挂着亮晶晶的雨珠，湿漉漉的瓜叶在阳光下青翠逼眼。大群的红蜻蜓在瓜地上飞翔，透明的翅膀，扇动着明亮的阳光。有时候，还可以看到彩虹，孩子们叫嚷着“出绺了”，惊喜地抬着小脸，看着彩虹。大人们在雨停后，顶着草帽、扛着农具，走出村子。孩子们结束看瓜的任务，或是帮着大人干活，或是另找地方玩耍。

菜园一般都挨着瓜园。菜园里的茄子需要搭架，山药需要搭架，黄瓜需要搭架，豆角更需要搭架。豆角刚长出藤蔓时，大人们在每棵豆子旁插一根竹子，在一人高处把五六根竹子系到一起结成一组，再横着把每一组用长棍连接到一起，结实、好看的豆架就搭成了。十天半月，豆子爬到一人高时就开始开花结果了。豆角花是紫色的，形状像美丽的蝴蝶，有着淡淡的清香。

瓜棚，豆架，雨丝，伴着农人从春末走到秋初。瓜棚还在，搭豆架的竹子一根根抽回去放好，明年还可以用。岁月悠悠，周而复始，瓜棚豆架，雨丝依旧。

从没有想过，我会对烟火气如此迷恋和渴望。

足不出户的日子里，一日三餐是必不可缺少的。用有限的食材做出花样，还得注重营养，蛋白质、脂肪、碳水化合物一样都不能少，且比例适中，我这个“厨房小白”经过千锤百炼，厨艺日益精进。爱人孩子狼吞虎咽的样子是对我最好的褒奖，一家人其乐融融，让我焦虑的心平静了不少。

每天下楼扔垃圾，我总要去小区各处转转，月季花掩映在绿草丛中，散发出淡淡的清香。丁香树，石榴树，海棠树，玉兰树，它们在小区的各个角落茁壮成长，一派生机勃勃。不管世事变幻，植物的成长都遵循客观规律，不忘渲染生命之色。

也会碰到邻居，照例远远地说上几句话，戴着口罩。

“我做的慕斯蛋糕又成功了！其实不难，马上回家把步骤发给你，发你微信啊。”

“太好了！自己做的没有添加剂，孩子吃了也放心。”

宅家几个月后，我和女儿第一次去商场买衣服。扫健康码，测体温，商场里的人不算少，大家都戴着口罩，保持着距离，隔着口罩也能感觉到一丝坦然。

“几个月不见，宝贝又长高了，该穿160的了。”

童装店的店长看到我，一点都不生疏，

熟悉的烟火气

○ 陈筱静

仍像往常那样熟练地打招呼。

“是啊，娃衣服小了，所以赶紧来了。生意好多了吧？”

“差不多恢复7成了，会越来越好的。”店长爽朗地说。

听着这亲切自信的声音，我的鼻子一酸，眼泪都要流出来了。

理发店也开业了。那天，我急不可耐地顶着一头乱发去理发店。洗头毕，落坐。



南京

第755期
李玮/摄

发型师用酒精喷壶消毒了双手和工具后，开始理发。我习惯性地问：“吃饭了没？”

小伙子说：“还没顾上，不急。您这头发有两月没理了吧？上次也是我理的，给您做个新发型，这个时候咱更得精神点。”

我的心头又是一暖。

早晨，农贸市场里的物品令人眼花缭乱又赏心悦目。沾着露水的清蔬鲜果，新鲜的鸡鸭鱼肉，熟食区里香气四溢的卤菜，所有的东西却摆得整整齐齐，有条不紊。摊主们热情地招揽顾客，娴熟地称重算账。

“本地蚕豆新鲜上市喽，刚从地里摘来的，十元三斤！”

“野生鲫鱼，便宜卖了哟，煲汤营养又好喝！”

“家里种的香菜，送你一小把，不要钱。”……

吆喝声，叫卖声，讨价还价声，渐渐凑成了一曲动听悦耳的乐曲。

这就是生活，这就是如珍珠般闪亮的日子，这就是我热爱的生生不息的烟火气！

七律·初夏

诗社（横塘春风诗社）
分得的雨字为韵

○ 夏邦栋

春风化作清明雨，
大气环流天地府。
时令来迎乳燕飞，
法桐兴至茸毛舞。
九州潮涌送瘟神，
百战凯旋歌苦楚。
满苑荷花满苑香，
千秋功业千秋谱。

2020年5月于南京

节令感怀 - 小满

○ 冯步云

2020年5月20日，小满，清和入序殊无暑，南国今逢小满天。按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：“小满者，物致于此小得盈满”，古语有：“满招损，谦受益，时乃天道。”（《尚书·大禹谟》）之说，月盈则亏，水满则溢，自然之道，人生至理。由是言之，小满甚好，小满即安，安即是福。小满，一年中最佳时节，亦为人生最佳状态——于万物，小满正好（万物繁茂，生长最旺盛）；于人生，小满足矣（惟有小满，才是恰到好处）。

昔尝读宋·欧阳修《归田园四时乐春夏二首（其二）》：“南方原头吹百草，草木从深茅舍小。麦穗初齐稚子娇，桑叶正肥蚕食饱。老翁但喜岁年熟，饷妇安知时节好。野棠梨密啼

晚莺，海石榴红啖山鸟。田家此乐知者谁？我独知之归不早。乞身当及强健时，顾我蹉跎已衰老。”感受小满时节的田园生活，体悟其美，人生之乐，读之思之，感慨不已。

入夏迎来小满，“长是江南逢此日，满林烟雨熟枇杷。”（明·李昌祺诗句），但见蔷薇将尽，樱桃已红，芭蕉渐绿，枇杷黄后杨梅紫，麦穗转黄，稻秧尚青，蚕茧渐丰，“晴日暖风生麦气，绿荫幽草胜花时”，充满希望，一切都恰到好处。

“夜莺啼绿柳，皓月醒长空。最爱垄头麦，迎风笑落红。”（宋·欧阳修《小满》），小满时节，色彩斑斓，青黄绿白红，浪漫，实在，情满，意满。

乍阴晴、春红消歇，黄梅迎暑。
微雨过，小荷翻。榴花开欲然。

“霜落邗沟积水清，寒星无数傍船明。菰蒲深处疑无地，忽有人家笑语声。”宋代词人秦观诗中“菰蒲”是两种水生植物。菰和蒲，都生长于水中，习气有些相近，古人称之为“菰蒲生白水”。菰，又名：茭白、茭笋、菰瓜，一种多年水生高秆的禾草类植物，可供食用，地理分布极广。蒲，即香蒲，别名水蜡烛，多年生草本植物，生池沼中，高近两米，叶长而尖，是广泛生长在中国的一种野生蔬菜。

万物复苏的春天，丽日和煦，春风荡漾，水滩荡田中，菰（茭白）成丛，整整齐齐，临水入影，青碧一片，“一水菰蒲绿”。菰因其生于水泽，才出落得这般鲜嫩水灵，得水之性灵，清虚淡雅。茭白洁白如玉，脆滑而略带柔性，微甘中有一股清香，为自然之本味的蔬中上品佳肴。

菰久负盛名，历史悠久，在古代中国有食用，茭米为“六谷”之一。《周礼》

记载：“凡王之馈，食用六谷（徐、黍、稷、粱、麦、菰）”。菰在古代记载开有淡色的小花，落花后结的籽是黑色的，其果长形，两端尖，剥去外壳，可食用，称菰米，用菰米煮出的饭又香又滑。后来，人们发现有的植株不能开花结实，但基部茎干膨大，形成了肥大白嫩的肉质茎，便采以为菜，这就是今天的茭白。把茭白切成丝，兑少许青椒，素炒，是佐饭的好菜；茭白和五花猪肉爆炒，那又是另一番风味了。

春天来了，蒲在滩上万笋排芽，香蒲吐出淡黄色的嫩芽尖，璀璨耀眼。谷雨以后，蒲芽由淡黄渐转浅绿，每一棵香蒲中抽出来的新叶尖镶上一道乳白色的玉边儿，随风摇曳。“短葇菰蒲绿未齐，汀洲水暖雁行低。柳阴小艇无人管，自送流花下别溪。”诗中情景婉约精致，宁静悠然，如水乡情怀徐徐绽放，让人充分感受和体味到水乡的风韵与灵秀，静淡与从容。

菰蒲深处

○ 崔嵘